



□ 汪建新

色彩是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把大自然装点得五彩缤纷，焕发出无穷魅力和生动气韵。诗词中的色彩让语言文字充满形象感，使抽象的情感具体化、物态化，表达着诗人的精神意念。“人面桃花相映红”之“红”令人遐想，“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令人神往，“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黑”令人恐怖。独领风骚的毛泽东妙手著诗词，神笔绘画卷。毛泽东诗词不仅情感真挚、思想深刻、气势磅礴、意境雄浑，而且颜色词的运用和搭配也个性鲜明，瑰丽神奇，达到了诗情画意的和谐共生，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政治色彩、时代色彩和民族色彩。

异彩纷呈

毛泽东诗词善于用不同色彩来体现内心感受，描绘自然景观，烘托社会实践。无论是单一色彩的强调，不同色彩的对比，还是多种颜色的调和，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增强了语言和形象的表现张力，深刻揭示出描写对象的内在本质，折射出美学和哲理的绚丽光芒。

毛泽东对色彩的感觉敏锐而又准确，既符合事物自身的自然属性，又契合人们的审美感知。“漫天皆白”“白云山头云欲立”“浪下三吴起白烟”“九疑山上白云飞”“雪压冬云白絮飞”“白浪滔天”，“白”分别指水雾、云雾、雪花，都有“白”的特性。“歌未竟，东方白”，“白”指亮如白昼。而“一唱雄鸡天下白”之“白”，包含浓郁的政治色彩，是对“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彻底改变，寓意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便有精生白骨堆”之“白”，则充满鄙视和憎恶。“黑手高悬霸主鞭”“重庆有官皆墨吏”之“黑”与“墨”，指反动派政治手腕的凶残和卑劣。

毛泽东使用颜色词的方法灵活多样。有的直白，“索句渝洲叶正黄”，用黄叶指代秋天；有的含蓄，“延安无土不黄金”，用黄金寓意风清气正。有的诗句颜色词不露痕迹，但无“色”胜有“色”，如“雪花飞向钓鱼台”“鬣雪飞来成废料”，“雪花”即白色浪花，“鬣雪”即满头白发。“落花时节读华章”一句，说明时间是百花飘落的季节，但色彩斑斓却是其中应有之义。而在“漫江碧透”“赣水苍茫闽山碧”“关山阵阵苍”“更加郁郁葱葱”“暮色苍茫看劲松”“跃上葱茏四百旋”“古代曾云海绿”当中，对山光水色的描绘乍一看很单纯很清晰，可细一想却又很朦胧，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彩虹是雨后初晴，阳光照射细小水滴而出现的一种光学现象。古诗中，描绘彩虹的诗句并不鲜见，如“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红”（李白），“香炉初上日，瀑水喷成虹”（孟浩然），“雨霁彩虹卧，半夜水明楼”（赵善括），

基本上是就事说事，略显平淡无奇。但毛泽东“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一句，惟妙惟肖，想象奇绝，自有诗词以来，的确是创新出“色”的千古绝唱。“赤橙黄绿青蓝紫”几乎成为彩虹的形象代言。

诗中有画

苏轼评点唐代王维的作品时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历来是古典诗词创作的一种艺术方法，也是衡量诗词作品水平优劣的一个评价尺度。在《西行漫记》中，毛泽东这样回忆读书时上静物写生课的情形：“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毛泽东不善丹青，没有历练出“画中有诗”的精湛技艺，但他用色彩和意象创造的“诗中有画”却无与伦比，堪称一绝。

毛泽东诗词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传统手法。毛泽东写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里，一连三处提到“形象思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毛泽东诗词特别注重以形象反映现实，以形式表现内容，加上频繁使用色彩词或色感很强的词来烘托渲染，刻画出一幅幅具体可感、光彩照人、栩栩如生的“图画”，诗画一体，相得益彰。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是一幅英勇红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雪里行军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壮阔雄伟、浑厚悲壮的群山夕照图。“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是一幅温馨如意、秀色可餐的江南春景图。“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是一幅对比强烈、爱憎分明的斗争形势图。“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一幅朝气蓬勃、英气豪爽的巾帼英雄图。“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是一幅花团锦簇、色调明快的百花齐放图。“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是一幅亦真亦幻、协调悦目的湘妃传说图。

毛泽东诗词写景最集中、最全面、最精彩的段落，当是两首《沁园春》的上阕，构思奇肆豪纵，境界开阔宏大，色彩多样统一，笔墨精细酣畅，俨然就是壮美河山的诗画长卷。《沁园春·长沙》上阕绘制了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湖湘秋景图。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堪比“霜叶红于二月花”；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可谓

也直接提出来，从不含糊。拿文字工作来讲，他说文件是用来指导工作的，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马虎。他最怕文稿写成长文，一个报告稿，一般四五千字就可以，但是条理一定要清楚，观点必须鲜明，要引经据典，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绝不能唱高调，不能讲空话、套话。习书记平时看书多、知识面宽，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他的带动下主动学习充电，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他也十分懂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难处，有时大家会跟他唠叨一些柴米油盐上的事情，他都非常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金贤：我对习书记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就是勤奋好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讲话，许多用典都是信手拈来。这都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阅历，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他什么时候都能挤出时间来看书，而且什么书都看，基本上是把整个空余时间都放在读书学习上。白天不下乡的时候，他会准时到办公室，看文件、看材料，找人谈话。业余时间，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那些日子里，我晚上加班回家，总能看到他的灯还亮着。即使是下乡最辛苦的时候，晚上也是雷打不动地看

“秋水共长天一色”。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展翅高飞；俯瞰：“鱼翔浅底”，波光粼粼的水下，鱼儿悠闲游动。《沁园春·雪》上阕，诗人极目骋怀，气势非凡地勾画出一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景图。“长城内外，惟余莽莽”，舒展寥廓之境；“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呈现静穆之美。“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化静为动，活灵活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红白相谐，妖而不媚，艳而不俗，娆而有致。

情有独钟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就审美体验而言，红色意味着热烈、兴奋、温暖、光明。红色是毛泽东气质和性格的底色，熔铸了他的欣赏偏好和审美理想，构成毛泽东诗词中所有色彩的主旋律，表达出鲜明的思想内涵和情感韵致。面对“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他的直觉首先捕捉到是“赤”色。“残阳如血”“红妆”“红雨”“红霞”“朝晖”“曙光”等用语一再出现。

毛泽东构思色彩绚丽的画面时，往往以红色为主色调。他要么以多种色彩为陪衬，突出表现红色；要么以红色为背景，使景与物笼罩在红色之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木霜天红烂漫”“寥廓江天万里霜”，充满着江河奔泻的无限激情，蕴藏着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彰显着乐观豁达的博大胸襟，给人以奋发向上、奔放豪壮之感。

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对红色情有独钟，充分体现出他的政治家本色。就政治寓意而言，红色象征着革命，预示着胜利。“红军不怕远征难”，革命军队的颜色是红色的。“赣水那边红一角”，根据地的颜色是红色的。李大钊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中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多处展现“红旗”，如“红旗跃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漫卷西风”“红旗卷起农奴戟”“壁上红旗飘照”，“红旗”是出现频率最多的意象之一。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红旗高扬了毛泽东的革命意志，红旗宣示了毛泽东的革命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爱红装爱武装”一句中，“红装”指华丽的服饰，毛泽东希望“中华儿女多奇志”，寄语女青年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毛泽东表达对红色的贬抑，这是一个特例。



书，每一个县的县志，是他的必读书目。记得到寿宁县下乡调研，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在县城溜达，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新华书店。进了书店门，就看他两眼直放光。他惊讶地说：“没想到寿宁县城书店里还有这么多好书啊！”他总共买了八九本，有马恩列经典著作，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还有一本清末小说《九尾狐》，我觉得非常新鲜。

他亲口给我讲过，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是带了一箱子书下去的，连词典、字典都带去，看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义，就翻字典、词典，每天晚上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日积月累地读书。他来宁德，也没有什么随行的东西，除简单的被褥衣服外，全都是书。当时国内各地正在流行跳交際舞，年轻人都在学、都在跳。他当时一个人在宁德，但从来没有见他去跳过一次舞，也没有去唱过卡拉OK，就只爱读书。记得有一年元旦，他让秘书回家探亲。晚上8点多，我与时任宁德县委书记陈修茂不约而同到他家找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有一本书正翻着一半放在灯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他如果不是这样博览群书、勤学积累，没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作为，就不会形成当今指导中

袁宝华同志是我国经济战线的老领导之一，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许多重要职务，又是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革命”，经历过战争年代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种种艰难与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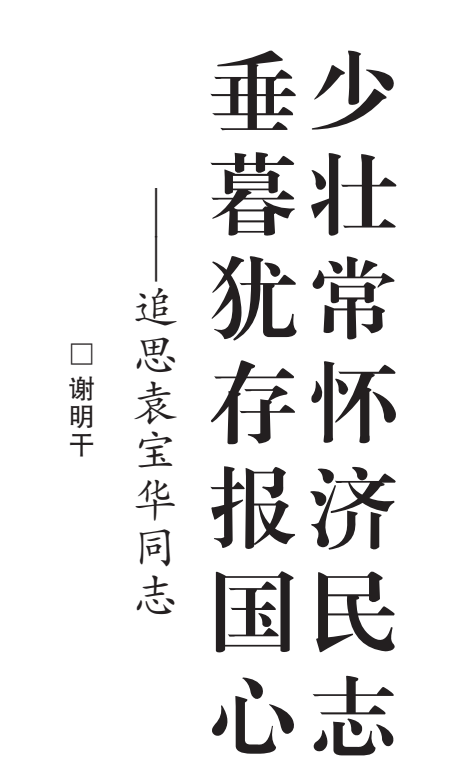
我在袁宝华领导的国家经委工作过十来年，是他的晚輩和手下，耳闻目睹或亲身感受不少，宝华同志的品行和工作作风可说是交口皆碑、人人称赞，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

宝华同志清正廉明。为政清廉，始得民心。正己方能正人，在这方面，宝华同志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他严以律己、一尘不染，堪为公务员的楷模。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我所在的调研室经常为他起草一些文章或讲话稿，凡是见诸报刊有稿酬的，他都把汇款单转到调研室来，“用于购买图书资料”。他从不参加各种会议、庆典的聚餐活动，必须出面的，也只是站起来举举水杯向大家示意，然后就自行离席了。1977年在大庆举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他是大会秘书长，刚恢复生产的沈阳啤酒厂给大会送来了许多啤酒，他立即表示全部退回去，或者就地在市场上公开销售。他出差外地，从不接受地方或工厂的礼物。在他言教身教的影响下，经委机关内部的风气比较正，人心也比较舒畅。

宝华同志勤于政务。宝华同志衷心拥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先进事物，并且亲自调查、总结、宣传、推广、打开局面。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到推行经济责任制，从学习推广国内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到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大力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到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他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带领国家经委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挥了开拓性作用。

宝华同志对本职工作呕心沥血，对自己的学习十分勤奋，他批阅文件从不过夜，遇事勇于担当、从不推脱，他都鼓励与会者积极发言，他自己则认真倾听，从没有那种自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或粗暴打断别人的发言、或边听会边看文件“一心二用”的情况。他主持会议，总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让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遇到有精彩的意见建议或重要的数据，他就从他穿的中山服上的小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记录下来。许多同志平时都聊到“宝华同志那个小本本”，说里面一定有许多“宝贝”，很敬佩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与虚怀若谷的民主精神。他传达上级指示和布置工作时，很注意密切联系经济工作的实际和经委本身的实际，从不泛泛而谈、模棱两可，而是集思广益，精心总结，作出明确的指示。我们常常由于为一些领导同志起草文稿时改来改去而“疲于奔命”，但在宝华同志起草时就觉得比较顺畅比较容易“过关”，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事前认真做足了“功课”，深思熟虑，“成竹在胸”，加上他对情况熟识，自己有观点有事例，又亲自拟定框架、修改润饰文字，与那些单地依靠“秀才”、自己当“甩手掌柜”、或者思想空泛、言不及义的作风迥然不同。

宝华同志真诚谦和。老经委的同志普遍反映，宝华同志身上有一种谦谦君子的儒雅风度，他平易近人，真诚待人，没有官架子，从不疾言厉色；他能同群众打成一片、有说有笑，谁都敢、都乐意同他说话，他对谁的话都热心倾听。他有时还在工间操时间同大家打乒乓球。在经委内部，没有人称呼他“袁主任”，领导群众、面前后面，一般都称呼他“宝华”或“宝华同志”。《工人日报》有个记者，20多岁，常常来经委采访、



组稿，她竟然也“宝华”长“宝华”短地说话。我曾经笑着对她说：“你怎么也称他‘宝华’呢？你应该称他袁爷爷啊！”他许多过去的下级，都同他保持着联系。我的朋友如冶金部的张信传、有色金属总公司的刘兴利等同志每谈起“宝华”，都表现出十分尊敬与亲切的感情。

古人说为官要待民如子，宝华同志则是待下级如同挚友，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关怀。我同宝华同志直接工作接触不多，但1992年我奉调香港《经济导报》任社长时，他亲自写了一条幅送给我作纪念（是他一首写香港见闻的旧诗）；不久他又另写了一条墨宝“犯其至难，图其至远”送我，给予我很大鼓励。这两条墨宝我一直珍藏着。

朱镕基同志在《袁宝华文集》代序中对宝华同志有精准的评价，他说：“宝华同志就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对人谦和，从不疾言厉色，总是使你感到他对你的信任、肯定和支持，让你敢于大胆地去工作。”又说：“宝华同志博闻强记，勤奋刻苦，批阅文件从不过夜，而且看得仔细，常常勾出报告中的错误数字。批语观点明确、言简意赅，让人知道该怎么去做。他讲话不看讲稿，论点鲜明，数据翔实，逻辑井然，语言生动，大家都爱听他的讲话。他的这种非凡能力，来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使命感，来源于长期的工作经历。”

宝华同志还富有文采。袁宝华的本色是诗人。他喜爱诗词、精于诗词，新诗旧诗都写，他的诗早年在延安时就受到称赞。2013年出版的《袁宝华文集》（十卷本）辑录了他的400多首诗词，里面充满了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他1996年写的《八十述怀》：“盛世风光满眼前，耄耋之年几度春。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征途险阻鼓勇气，正气张弛系念深。岁月不居廉颇老，宜将清白贻子孙。”诗一面世许多人就纷纷奉和，朱镕基同志的诗尤其感情弥深，为诗词界舆论界所瞩目：“奉天初识韩荆州，亦师亦友五十秋。廉颇跨鞍情未老，赤臣谋国志不休。忠诚诚达功绩著，公正廉明口碑留。我学袁公高格调，无愧于心复何求。”他俩师徒之间的唱和与半个多世纪的情谊令我十分感动。

宝华同志今年103岁。笔者写本文时还是今年1月，是拟于今年底付印的拙著中的一篇。但5月9日晚惊闻宝华同志仙逝，非常悲痛，夜不成寐，散文也成了纪念文字，特将此稿送报，聊表哀思与敬意。愿宝华同志精神松柏长青。

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是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立足于冷静思考，他还毫不含糊地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讲得非常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而不是某一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也不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其实就是只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这是行不通的。”现在来看，这些话依然声如洪钟，振聋发聩。在当时那个时期，大家听得鸦雀无声，都觉得这个习书记真是高人，敢讲，而且讲得在理，很多疑虑都打消掉了。那个时候，各地各种谣言满天飞，说什么话的都有，可是宁德地区却非常平稳，没有人跟着瞎折腾。直到那场风波过去之后，各地搞清理清查，习书记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才引起关注，当时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还专门把习书记的讲话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天，我们虽然不在他身边和他共事，但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自信而笃定的神态，听到他优雅而沉稳的讲话，我们深深为之折服。他代表中国传统，代表中国形象，也将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